

林 宝 著



冷

月

广西民族出版社

冷月

林 宝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桂) 新登字 02 号

冷 月

林 宝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宁市三合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5 印张 100 千字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7—5363—2720—X/I · 696 定价：3.50 元

《冷月》不冷

——《冷月》序

凌 渡

十年的辛勤笔耕，一本《冷月》问世了，这对林宝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事。

这十年来，林宝为了工作和生活，历经了一段艰辛。她热爱生活，热爱散文，所以即使在她最困难的时候，也忘不了自己的理想与追求，业余笔耕，孜孜不倦。正如她在《冷月》中所说的，“我们不求显赫于一时，但却想以温柔、馨香的光辉，给人们一个爽心悦目的环境！”清醒而严肃地回答了她入世的思考和对自己人生价值的认识。

《冷月》不冷。可以这样讲，林宝是一位很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作家。她不仅把她的散文，也将她的命运和大海紧紧相连结在一起了。她一直关注着我国南方的防城港的诞生与崛起，热情地讴歌了这新港口的开拓者和建设者们。以致你想进一步了解防城港，不得不读她的散文。从林宝笔下抒写港口的那些创业者们沸腾生活与业绩的方方面面，我们也就读到了林宝自己这一段脚踏实地的人生生活历验，了解林宝那一颗关心国家前途、社会利益、民族未来的炙热的心灵。

林宝之所以那么喜欢冷月，我想也许不尽是她在《冷月》里表达的那份情感，因为她给人最初的印象仿佛也是一

一轮沾着秋霜的明月，娴静而清冷。记得十年前，大概是1982年吧，诗人何津给我推荐一位想从事散文写作的作者。她来了。姑娘文静，腼腆，不喜欢说话，问一句，说一句，不像那些热情奔放侃侃言辞的女子。她就是林宝。那时她还在一个生产茶叶和柑橙的农场谋生。后来她把她的散文习作给我寄来了。我惊讶她清丽的文笔和对生活的捕捉与发现的机智。在以后的交往中，我才明白林宝外表矜持，近似清冷，但她的内心却是热的，是一位善于思考、聪敏过人的内秀的姑娘。所以她的散文，不论记人、叙事、抒情，总领悟到些什么，给人些什么。

《冷月》的发表，使林宝的散文由外向型走进内在型也就是深入自己心灵与气韵的境界。这种从人的内心世界去开掘的散文，一样能丰富地表达着一个作家自己的人格力量。而它内在美的律动也常常最憾人心魂，耐人寻味的。林宝注意到从这一个艺术领域中逐步去拓展和开掘，而让她的散文也逐渐丰富和多彩起来。

但是，散文艺术的表现十分灵活，自由。刻意求新，又是每一个散文作家必须所追求的。而现实生活又七彩纷呈，有多少美人美事要让我们去歌颂，有多少丑人丑事要让我们去鞭鞑，有多少美情美意要让我们去抒发。因此，林宝对散文形式表现的多样，题材捕捉的多样，已悄悄启开，但似乎还未来得及纵横舒展。林宝还是一位诗人，写了不少诗。所以她善于用诗的形象生动的语言，将自己所想所感的真情传递给读者。正因为她对语言颇为出色的调遣，她抒情，清丽，优美，她写人叙事，柔中有刚，体现出了她自己的散文风格。

在散文百花园里，作为耕耘者，林宝迈出了她坚定的一

步，这是很值得可喜可贺的。但显然还很不够，心灵的进一步解放，眼光的进一步开阔，审视的进一步深刻，艺术的进一步成熟，都还得等待林宝去进一步努力。然而以林宝的聪明与才干，我相信她的将来，一定会写出更多更好的散文篇什来。

1993年11月26日
于闲楼

目 录

《冷月》不冷

——《冷月》序 凌 渡 (1)

为你祝福.....	(1)
芳香一缕.....	(5)
夏天还未来临.....	(7)
港行.....	(8)
古人不见今时月	(10)
冷月	(12)
落叶不只在秋天	(15)
一个人·一颗星·一朵花	(16)
观潮	(18)
芒果树	(20)
向小岛(外一篇)	(21)
别问	(24)
心之去来	(26)
归来吧, 山魂	(30)
一个边防军的妻子	(36)
灯塔上	(41)
星期天的小海女	(44)
熏风暖雨万山青	(46)
下乡	(48)

故乡的风	(50)
绿地	(53)
一件毛衣	(55)
流连海滨	(58)
啊，星	(61)
新珠璀璨	(64)
港区春早	(78)
回眸	(84)
新城花树	(87)
防城港没有冬天	(90)
港口琐记	(93)
她心底之歌	(96)
一个聪明的老实人	(98)
午夜的码头	(100)
渔𬇕岛寻迹	(102)
告别大海	(104)
岩基	(106)
赤心	(108)
双瀑幽谷记	(110)
奇妙的牛头滩	(112)
桃花湾里	(114)
揽胜钓鱼台	(116)
新港镇漫步	(118)
登大雁塔	(124)

美丽的北戴河海滨.....	(127)
魂系姜女庙.....	(130)
愿作长城一砖石.....	(133)
女人爱虚荣，男人呢？	(136)
“下海”吟	(138)
求仙求知及其它.....	(142)
沉思.....	(146)

为你祝福

盼你。你没有来。

于是，前天中午，我只好独自一人，打着小阳伞到海滩去，去寻找刚刚被海水琢磨出来的贝壳；只好独自一人，在昨天晚上，枕着被潮雾沁凉的石堤，倾听那暂时破解不了的海韵，只好，今晨揣着一轮滚烫的希望，横渡海湾，以祈求你我的幸运。

有时我想，艰难时固然需要伴侣，享乐时何曾不需要伴侣？置身于良辰美景，秀色可餐，大自然在潜潜呼唤，却无慧眼与之分享，无灵犀与之点通，实是一大憾事！

也许你说，在你那边，雕栏玉砌，红拥翠围，已足够使人消魂，但我还是觉得，到海边来吧，到大海来吧，大海是一部壮丽地敞开，容易领略而难于精通的书，我们应该一起读懂它！

太阳升起来了，如一面明丽的火镜，就像熊熊的炭火中撒上盐粒，更充分地、了无余垢地燃烧。不过，大海太广阔了！太深邃了！太阳的辉映也只有一抹金黄，一抹橙红，蔚蓝和碧青仍然是大海的底色，而难以名状的色彩随波沫幻化无穷。在我的印象里，春天的山花，节日的少女足以缭乱人的耳目，而总汇了世上所有奇丽色彩的大海，则能撼动我的

心！

潮涨。把我交付给一艘小船，交付给那位头戴尖笠，面目姣好的少妇。船离码头，分浪疾行。

没有咿哑的桨声颤动在潺潺的水面，没有一页白帆风兜着悠悠的云彩。我垂下诗钩，却钓不出静穆、闲适的古典诗意；马达亢惫地吼着，多余的嘈音消失在潇洒的劲风和海的开阔，或旋磨于波涛间了。只有刚健合着快捷前进的节奏，自由得似一首脱缰的现代诗——很像你年初手书的《奔马》。

散发飞扬，裙裾风鼓，全身清凉得如赤裸海中。几多的脂粉气汗臭味，随风散尽，胸中灌输的、充沛的、回荡的，似是至刚至柔、至勇至诚的性情。被船头碰碎的浪花，飞溅眼里，也像液化了的珍珠，涤尽经年横亘眼球的怨怒。

啊，自由的海鸥飞来了，先是一只、两只，渐成一群，黑白白的上下翻飞。盖顶，衔尾，领航，护舰似的，难道仅仅是无功利的好客？有两只飞落在离船不远的地方，颠簸间亦是从容。一生与波涛为伍，没有一个温绵絮软的家，如施于我们是何等的残酷！

鱼群没有翔来凑趣，也不见聪明的海豚露面。不久前，有人曾救助两条搁浅了的海豚，每条约 100 多公斤重，淋漓尽致地在海边的水池里翻腾了两天；人们又郑重其事地把它们送归大海，不知是出于迷信心理还是因为保护珍稀动物知识的普及。这一带海面还实实在在是美人鱼（海牛）的故乡。当年，海边人烟稀少，一再传说“鲛人夜哭”，所以在冷清的月下，黝黑的海面，一听凄凉的啜泣，往往就令人心悸；随着海边的开发，荒滩变成闹市，少女的欢歌代替了鲛人的哀叹。如今，偶尔，偶尔，幸运的渔民才能一睹美人鱼的倩影。虽

然我愿传说中的美丽在心中有一个永恒的位置，但我更想今天能遇上双乳肖人、脸面似牛的怪物。真面目，真性情，比虚饰更接近美的本质。你以为如何？

船过暗埠江口，海风渐烈，海面更加开阔。湾外的海平线上，雪浪起伏像山峦，蔚为奇观的近处，海如丘壑，船体轻轻浮起又猝然滑下，在捉摸不定的失重下，我笃定地扶着蓬杆，稳坐小椅，心间变得十分空明。

我想起了苏东坡三游赤壁，想起了前后赤壁赋。“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苏东坡有英雄气而无骄狂心，叹华年之不永而知英业的永存。固然，万里长江淘尽多少英豪，而这里的海又何曾不几度沧桑。人的一生自应奋发有成，但又不必有太高的期望值。轰轰烈烈如巨澜的冲击礁石，点点滴滴似飞沫滋润肤色，你说，这难道不是同样可贵？！

船家一手扶舵，一边扬声向我招呼，饮米汤，食红薯，嚼花蟹。我也倾出可可饼、番石榴汁和香蕉。她笑笑，只掂了两片饼，我却馋急了似的连吃了两只蟹外加一颗红薯。

我才不敢小看她呢！尖笠下笼着俊俏的脸，布衣里裹着丰润的胴体，一双玉手并不因操舵开机而变得粗糙。高中毕业后，她看好海边的旅游业，一艘机动的小艇满足了无数爱慕大海的顾客。她识地理，知海情，远近的风物传说烂熟于心，甚至还会几句英语。她有钱，但不愿待在楼上享福；她能歌善舞，但从不出入舞厅。她有时很累，但只要有旅客招呼，她就不知疲乏地风里去浪里行。问她打算，问她理想，她说“健康是宝”。她反问我追求什么，我指向对岸。“唔，石龟头！”她笑靥如花。

石龟头，靠海滩的一个较高的山包而已。但不知哪个年

代传了下来，说是从普陀山游来的一匹神龟变化成的，谁要是爬上它的背壳，轻轻摩挲它的头顶，你就会三次获得好运。年年岁岁，石化了的山，人们还是一辈接一辈摩下去。当船在沙滩泊定，约定返回的时间，我便攀登上了“龟头”。

摩吗？“龟头”浑圆光滑如卵，敢是多少双粗糙的、柔嫩的、指骨嶙峋的、纤细似葱的手用心地摩过了，才成了今日这个样子，但不知是否孵化出几许幸运！摩吗？什么是我三个最迫切的心愿？许多人最为关心的名利场与我无涉！此时，艳阳已近中天，遥望海岸，似巨舟缓移外洋，似长龙昂首沧海，我心中忽然一动，只想为你祝福——摩吧，一片虔诚：愿你的胸怀像海般宽阔，愿你的进取像波涛的不息，愿你的真诚像海水的碧透纯净！

姣美的船家，你不应笑我。

芳香一缕

好几年了，每当这个时候，我总会收到一张贺年片。

生活有时实在太累、太累，事业不顺，心力疲惫，青春渐如秋叶，恨不能一头撞进贝壳去，静静地躺着，怕什么风急浪高，管什么潮涨潮落！可这时，贺年片来了，它常常启开了我的心。

哦，是谁寄来的贺年片？画面上是遥远、博大、深邃的大海。没有船帆，没有岛屿，除了一朵絮状的白云，上天下地古往今来似乎就只有一个蔚蓝的世界，不会有目光能把它穿透，不会有思绪能把它跨越，多狂妄的想象也猜不透其中的奥秘。如此伟大的景观只能在无际的天涯之上！寄卡人的用意是很清楚的，个人的功名利禄、情爱欲望、生老病死，无非如大海的一把海草、一掬小蚌，而真正辉煌的人生，只能在广阔、纷纭、充满着危机的背景下实现。我的心颤动了，是谁这么理解我？在我梦魔中亲切地呼唤！

时日苦短，又是一年，我燃烧着自己，如一篮海火，在湿漉漉的海风中艰难地发出光。骤然，令人乍惊还喜，一份浓浓的心意又送到我的手里——寸片上墨浪飞卷，黄装鲜明，有一位雄壮的男儿从容地冲浪；贺年片上面题着一首小诗：要多少次抨击/多少次失败/人们才终于在浪涛间/学会坦

然的微笑！我蒙上双眼，泪水悄悄沁出。身旁的大海在雾中骚动，初航的小船在礁石的夹缝中寻找自己的航线，也许前进意味着倾覆，也许退潮后孤零零地搁在海滩，但是，笑得最美的还是那些敢于在惊涛骇浪中写冒险史的渔人，而不是独坐滩边小凳的垂钓者！抚着贺年片，心里说，知我者是你，我还得燃烧！还得燃烧！

几番风雨伴燕飞，几回潮信渔归来。用不着多少天，我便进入“而立之年”。酸酸甜甜、咸咸淡淡，弯弯绕绕、坦坦荡荡，我都见过了、走过了、尝过了。当哭时作歌，当笑时作戏，当骂时放声，当打时擅臂，也不见得怕了谁！输了谁！许多人，许多事我都不再放在心上，你却没有忘记我——准时给我一个憩淡的问候：“大海这样的蓝，树这样的绿，生活原来可以这样安宁。”贺卡又是一幅六月的滨海图，看不见人影，听不到喧嚣，大海澄碧而娴静，凤凰花寂寞地开着，情侣不知去了哪里，一只浅红色的游艇在水边轻荡。是的，有时人也真傻，以为自己是一切的主宰，以为自己干着什么了不起的事，其实，当他真正能安静地徜徉海滨，面对大海，面对绿树，他也会觉悟到这是多么可笑和无聊。这莫非是寄卡人与我“心有灵犀一点通”？要不怎能暗合我的心意？！

每一张贺年片，都是一束托着露珠的鲜花，满含芳香；都是一排拍岸的白浪，饱藏力量；都是一座礁上的灯塔，洋溢哲理。但我实在不知寄卡人姓甚名谁，我的师长？我的朋友？还是偶尔相识游戏中人？感谢你呀，远方的知心人！

夏天还未来临

常识告诉我们，春天只是季节的转换时序，很难论它胜过冬天，也很难说它不如夏天。一个婴儿来到世界上，只是一种生活历程的开始，他是将军，也可能是乞丐。别埋怨冬天的苦寒，寒雨敲窗，围炉夜话，那是多么惬意的享受。若在春雨侵淫的泥道上走，这滋味可真难于咀嚼。

我们常常抱怨春天的紊乱，惊讶春天的短暂，这样一个季节，其实半是冬天半是夏天，寒流与炎阳交集，荒草与绿叶同长。花絮飘香的时候，那讨厌的流感病毒也在肆虐。我们曾经祈祷，冬天都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眼中只有艳阳、和风、嫩芽和鲜花。我们曾经渴望快快长大，离了师长的约束，心间只有升学、任职、友谊与爱情。希望不过是夜里的烛光，但它照亮的，可能是幸，也可能是不幸。

在捉摸不定的日子里，我们就会想想夏天，想夏天的海水浴，想夏天的冰淇淋，想夏天的雄风和暴雨。春天的好处呢？难道能忘记那融化冰霜的春阳？能忘记那滋润大地的春雨，能忘记那点燃我们火焰的春花？我们的感情经常转移，有太多太多的梦幻，总感到未曾得到比已获得的更美丽。其实，春也好夏也好，该来的时候就会来。适时耕耘，适时播种，适时收获，是人生一条最基本的经验。

港 行

当我沿着铁路、沿着光滑得刚才还磨砺过的双轨，嚓嚓地踏过碎石，绕开暗银色的罐车和黑货车，轻快地迈步；当我看到春阳从朱红色的吊机上俯瞰射出柔和的暖光，把绿得如蓝的港湾，把浅蓝、浅灰、米黄、赤褐的船体都披上嫩黄；当我呼吸着山的芬芳，呼吸着海的清新与带甜的腥味，我的心就充满了一种甜蜜的渴望，似乎听到了一种既远又近，既恢宏又细微的预告般的钟声：严冬一度凋蔽过的热情，在春天会得到十倍的偿还。

我常把码头作为一方乐土。这儿有如海一样澄彻，如海一样蔚蓝，如海一样宽广的天；这儿有如天一样柔和，如天一样明丽，如天一样神韵飘逸的海。这儿有可听到轻浪抚摸岸壁的幽静，有笑声覆盖骂声，骂声伴着俏语的街市般的热闹，有笛鸣、机鸣，钢钎与铁铲搅和成一个声的世界的嘈杂。在这儿，一种信念老是萦绕我的脑际——大海不会干，码头不会沉；多浓多浓的雾，也掩盖不住海的澎湃，多狂多狂的风雨，都按捺不住码头的活力；纵然大海无船，码头无人，这儿还是五彩的自然，快活的人生！

背后是一座新城。在宽阔的街道旁，既有多彩多姿栉比矗立的大楼，五光十色的橱窗，花木扶疏的绿化带，又有遗